晉察冀日報

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十日創刊　一七八五期　定價：每份邊幣拾元

晉察冀畫報第八期出版（定價四百元）

本期要目：新聞攝影：毛主席接待美國盟友　新民主主義的光芒照耀渤海之濱　晉察冀中原戰鬥　保衛平漢路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海外通訊　專載：晉察冀軍區一九四四年對敵軍事鬥爭的成果　通訊：向渤海邊挺進

晉察冀新華

新書廣告

邊區巨良作物品種　定價三十元
張瑞合作社創辦的經過　定價廿七元
王海和王巨村合作社　定價十七元
北岳區子弟兵的母親
勞動英雄戎冠秀　定價十三元
印官子和井溝村　定價十六元

晉察冀新華書店

冀晉大部份地區
嚴重旱象業已形成

冀晉總訊：冀晉絕大部份地區旱災已嚴重形成，但各級領導上仍不夠重視。除個別地區於上月下旬落透雨外，絕大多數地區多屬大旱。井陘二十餘村，平定不少村莊井水即將旱乾，有些村須到四五里甚至十餘里以外運水吃。有些村莊禾苗已被旱死，夏熟作物將大減收。阜平、曲陽等地棉花部份被旱落。更影響了大秋作物不能播種，只靈壽、行唐未播種面積即達二十餘萬畝。再加蝗蝻普遍發生，災情實屬嚴重。雖上級一再指出防旱之重要，而各級領導上仍不夠重視，動作上表現了消極遲緩。三專區大部幹部認為人少沒時間下鄉，因此便少下鄉，或走馬觀花的下鄉。有的幹部說：「當下還不太要緊，再過半月下雨，大部莊稼還能種上。」幹部聽見了也未加任何解釋，未轉變其錯誤麻痺思想。有些群眾表現非常着急，但缺辦法。太平觀念與麻痺現象亦相當普遍。根據上述各種情況，區黨委、行署、抗聯已在各個系統上深入具體的討論與佈置防旱備荒工作。預料將有新的轉變。（席水林）

準備對日新打擊
美海軍將領更易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路透社舊金山二日訊：海爾賽上將所指揮的艦隊經完全加強補充，業已駛近太平洋戰場作戰，同時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司令云，在過去六個月中曾將日軍逼退數千英里，現已獲短期休息，準備在中國本土對日從事新打擊。此三人即第五艦隊司令斯普魯恩斯上將、航艦特種混合部隊司令密契爾上將及水陸作戰部隊司令杜納二級上將。海爾賽上將說，他指揮下已近戰場的第三艦隊，館[illegible]宣開往南北兩極間的任何地點，斯普魯恩斯上將（第五艦隊司令）之任務，將由他代替。麥凱恩中將接替密契爾上將的任務，將[illegible]中將則接替杜納上將的任務。舊金山的海軍專家相信，此人事的調動，實為太平洋戰事重要新階段即將開始的標誌。

芳澤、川越
任敵外務省顧問

△今後動向極值我們注意▽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東京訊，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敵政府於上月十五日，形式上宣佈廢除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定的「國際防共協定」。主持簽訂該約的有田八郎和駐德的外交官僚本多熊太郎、山川端夫，接着也於二十三日辭去外務省顧問職。敵外相東鄉更起用芳澤謙吉和川越茂擔任顧問。這兩個人都是侵略中國的老手，抗戰前曾做過駐華使節，川越在華曾執行「中日提携」。芳澤在前年任敵駐越南公使，返任時曾數次向重慶發出投降誘說，故起用此二人為外交顧問，其動向大值我們注意。

邱吉爾開始競選旅行

新華社延安五月三十一日電：路透社訊，邱吉爾於十六日在他自己的選民區開始競選旅行，他向一系列露天大會演說道，我絕對相信我們可以衝破一切困難，在與美國的緊密合作下我們會打擊日本。在歐洲問題上，邱吉爾說，大陸上的利益即是我們自己生活切身利益的主要部份的問題，將有嚴重的後果，我們堅守着我們的政策進行工作，在這戰爭過程中，我們會保證過為此政策而奮鬥。

德國反法西斯大會
通過懲奸法令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伯爾尼來電訊，蘇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大會主席團於上月二十九日最後一次會議上，通過下列法令：（一）沒收戰時非法利得，凡在戰時利用人民災禍或與佔領者勾結而獲利者，財產予以沒收，由國家用以作為復興國家的經費；（二）在敵人佔領期間被敵人及其同謀者掠奪的財產，除國產外，均須歸還原主，若財產已被毀壞，則應按值償還；（三）保護國家財產，凡對國家財產怠忽或為私人利益而加使用者，將處以徒刑；（四）禁止任何旨在煽起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及不和的活動，否則將受處分。

重慶特務橫行
姦淫殺掠為所欲為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重慶訊，渝市特務橫行，不時鬧出禍事，人民不勝憤慨。茲誌最近發生的三件案件如下：（一）重慶自來水公司常被「特種人物」打開水管，偷賣自來水，往往將水偷賣後又不關水門，任使自來水滿街橫流，水量損失浩大。該公司為此事派出工人檢查組出外檢查。五月三日上午九時，第二工人檢查組，在左營街第一憲警司令部門前，發現該部人員偷賣自來水，檢查工人未敢向該部偷水人員提出交涉，僅勸阻挑水夫，但該部竟藉此生事，由值星官吹哨集合士兵一百多人，將檢查組工人圍打，工程師陳文俊、工人唐海之、任國政、劉洸高四人頭部均受重傷，工人檢查組汽車亦被扣留，司機工人譚仙吉被拘押，其中兩位工友流血過多，恐有性命危險。同日上午第一檢查組在鄒容路發現憲警署班長陳壽濤打開水管偷賣自來水，工人未敢阻止，僅把挑夫的桶拿開，惹起陳壽濤對工人們一頓辱罵，工人們未敢還嘴。（二）四月十八日，重慶朝天門背街四十二號吳肉氏家，夜間十時被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特務隊員及軍糧局科員孟某帶領六人持槍入室，聲稱檢查，劫去法幣十一萬七千元及金戒指兩個。（三）重慶南岸魏家花園特務份子史紀彥（聞係警局偵緝大隊隊員，警局則聲明說史某乃衛戍司令部特訓班賀主任隨從）強姦婦女馮蘭英，致死馮俞文卿，被害者俞文卿之父痛哭陳詞，期望社會人士主持公道。

半月國際述評

解放日報

英國政局

半月來國際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英國執政五年的各黨派聯合內閣解體。

邱吉爾內閣成立於一九四零年五月，是保守黨、工黨、自由黨的聯合內閣，以保守黨為主。五年來邱吉爾內閣曾領導英國人民與蘇聯合作，進行了勝利的反法西斯戰爭，這是它的成就。但是在邱吉爾內閣的政策中，仍然保持着英國的傳統的保守方面，譬如逮捕印度國民大會領袖、支持波蘭及其他反動流亡集團，釋放英國法西斯領袖莫斯萊、武裝干涉希臘等等。特別在歐戰勝利前後，邱吉爾內閣的保守方面更逐漸增長了：庇護所謂鄧尼茲政府及戈林等法西斯罪犯，干涉南斯拉夫解放軍佔領的里雅斯特，支持波蘭反動集團挑撥盟國團結，扶植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在奧地利建立軍事政府以與奧民主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對抗等等。這些措施，不能不引起英國廣大人民對於邱吉爾政府的不滿。這種不滿，推動着工黨採取堅決的步驟，拒絕邱吉爾將聯合政府繼續維持到對日戰爭勝利為止的建議，並退出了內閣。

由於工黨拒絕繼續與保守黨在戰時內閣中的合作，英國的聯合內閣於上月廿三日解體，繼即由邱吉爾組織新閣。這一新閣是純粹保守黨的內閣，其中雖有若干無黨無派人士，但不論工黨和自由黨均沒有參加，顯然它不過是選舉前的一個暫時的過渡內閣。

國會將於本月十五日解散，大選將於七月舉行。這次選舉對於英國、歐洲及全世界均有很大的關係，正如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所說：「這次總選舉的結果，會在很大範圍內決定英國未來若干年月的整個道路，因為新的議會和政府必須決定和製出戰後年代最有生氣的政策」。目前英國各政黨都開始了競選的準備，即將進入劇烈的競選時期。

目前尚難斷言總選的結果，但鑒於戰爭以來英國人民覺悟程度的增長，工黨力量的增長（如獨立工黨、克利浦斯、柏萊等重入工黨），工黨內外較進步的團結（對內主張重要性企業收歸國有，對外主張堅持合作），工黨勝利的機會是存在着的。工黨、公安黨、共產黨——十一件大選中有局部統一戰綫的可能等。保守黨仍掌握政府機構，存意將選舉提於七月中進行，盡力利用邱吉爾領導戰爭勝利的個人威望及強調對日戰爭仍在進行等，這都是保守黨在選舉中力圖保持優勢的企圖。因此，英國此次總選的鬥爭，將是很劇烈的，而其結果大部份將取決於英國工黨的政策是否正確，尤其是工黨是否能够和左翼各黨（共產黨、公安黨等）實行統一戰線。

處理德國問題

在無條件投降簽字舉行後，人類最兇惡的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們和軍國主義者們，依然千方百計地玩弄政治把戲，以圖保全其殘餘力量。有所謂「鄧尼茲政府」，它在宣告無條件投降盟國之後，還在德國西北部英軍佔領區內繼續存在，儼然是德國的「中央帝國政府」，發號施令，極盡其挑撥盟國關係之能事，企圖阻礙盟國共同完全解除德寇武裝並摧毀德國帝國主義的軍事政治及經濟基礎。同時，許多納粹黨的魁首們以及德國參謀本部的將領們，一個個的落入英美盟軍手中（他們中有戈林、[illegible]斯特、李斯特、李甫[illegible]特，還有巴本、芬克、鄧尼茲等等，有倫斯特德、古[illegible]），他們完全敗北無可挽回之時，[illegible]投奔「囚禁」。這些屠殺了千百萬[illegible]的罪魁，居然在希特勒屍首上說謊身符，甚至連戈林這個匪首也說什麼「他已被希特勒判處死刑」。那些德國參謀本部的代表人物如倫斯特德也卸責起法西斯份子來，他們想把一切罪名放在希特勒身上，逃避懲罰。

本來克里米亞會議經決定永遠根除德國參謀本部、納粹黨、納粹法律和制度，公平和迅速地懲辦一切戰爭罪犯，由盟國中央管制委員會管制德國。然而這個決定曾經沒有被適時而堅決地執行；相反的，上述的德國戰爭罪魁們的陰謀活動，卻為英美（特別是英國）國內的反動派所袒護，英美當局曾在一個頗長的時間內，對「鄧尼茲政府」採取曖昧的態度。邱吉爾曾於上月十八日，模糊的說：「我不知道目前德國是否存在任何政府機構」。他同時又透露：「我們不打算自己負起管理德國的重担。」落入英美盟軍手中的德國的戰爭罪魁們成了「貴賓」，他們過着「舒適的囚禁」生活。

（下接第三版）

三分區部隊圍困靈山 敵寇增援遭我痛擊

本報訊：我晉察軍部隊六月二日作戰公報稱：（一）大行唐、長壽、定縣敵偽糾集六百，於二十七日增曲陽，二十八日該敵與曲陽敵一部共七百，經土莊、口南、郭家莊到靈山，企圖解救我圍困靈山之部隊，沿途遭我民兵英勇狙擊，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該敵於×家鎮、大赤澗一帶，遭我兵部隊打擊，敵傷亡五十餘，我繳步槍二支。三十一日靈壽縣敵偽二百，騎子八十餘，增溫家莊；六月一日經義莊南與靈壽之敵會於靈山。二日，該敵復犯野北、靡山、王家莊、燕川一帶，下午仍集靈山，我軍民現與敵偽在戰鬥中。

（二）三十日我×支隊於行唐上碑間伏擊上碑至行唐敵偽百二十餘，於三時打響，戰至五時，後行唐敵增援我撤出，共斃傷敵偽十七人，繳重機槍身一、衝鋒槍、步槍各一，大車四輛，我亡五，傷二十七名。此次戰鬥由於夜間經衝擊後，敵龜縮一圍據有利地形，我搜索不嚴，致未能予敵以重創。

冀熱遼雨水調和 大秋作物已播種

冀熱遼全區自入春以來，雨水調和，麥收有望。據玉田、遵化地區調查，今年麥收，可達八成。全區大秋作物，除敵情過於嚴重的少數地區外，均已播種，去年秋收豐稔，除個別遭敵嚴重蹂躪地區外，一般尚無春荒現象。自大生產運動在全區展開以來，北部山地與東部窪地群衆，生產甚為積極。（兆休）

四二團電台生產 學習毛織成績優良

三分區訊：四二團去年住在阜平時，土地很少，電台小組認為單依靠有限的土地生產恐怕完不成任務，他們就決定開展手工業。首先派監護員李木鎖、徐明德兩個同志到阜平支隊去學織毛口袋。起初曾碰到了不少困難，如教他們的人不耐心，團行會觀念，藉口他們手笨不能學會，並用諷刺的話兒對他們說「你們要學會了，阜平支隊誰都學會了」。他們聽了這種話不但不灰心，反而更加努力鑽研，細心的看人家捻綫、織口袋的方法。李木鎖同志恐怕別人說他，會偷偷的試織了一次，徐明德同志一邊看一邊就在自己日記本上把織口袋的方法畫成圖樣不斷研究。由於他們的學習熱忱高，不到十天的光景就學會了。回到電台之後，只用兩千元的本錢就把毛織小組成立起來了。開始他們只三個人會，技術也很差，但他們不斷請教老百姓，於是技術一天天的熟練起來，如今不但織的數量加多，質量也提高了，從前群衆不願意買他們的口袋，現在爭着買。過去三個人七天織兩條，現在同樣的三個人三天就可織兩條而且織的很好。據最近售出的價格計算，每條平均盈利六〇〇元，團部向電台小組要的米數是二三四〇斤，電台小組向毛織組要求五個月完成小米一〇〇〇〇斤，毛織小組的同志們一致認為這種要求能夠完成，而且能夠超過。該組現在正擴大中。這個毛織組告訴我們，學習技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具備了堅強的信心和虛心學習的精神，是一定可以學會的。而開展手工業生產是可以解決問題的。三個月以來，毛織組五個月可的[illegible]，電台小組之的二分之一，數的技術再好，果決更多[illegible]，解決更多的問題，目前分[illegible]工[illegible]很差，手[illegible]些[illegible]部[illegible]，電台[illegible]小組[illegible]可以作[illegible]組[illegible]（三分區政治部）

海子村的恢復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記者訪問了淪陷四年之久的海子村（位於渾源城東南九十里）。這是敵人退走後的第六天，倒塌破壞了的堡壘門樓上，雖還污穢地殘存着「海子警察隊」這幾個血字，使人們永遠記起舊日的仇恨，但周圍的一切，都煥然一新了。一眼望去，渾源縣政府的大佈告，莊嚴地貼在海子的大街上，到處寫滿了各種醒目的標語與漫畫，老百姓都在異常緊張愉快地進行着播種。一位飄着白鬍鬚的老頭，正大聲地吆喝黃色的犍牛，走向東坡根的地裏；很多人擔着筐子，忙着送糞；衣服襤褸的姑娘們，也在興高采烈地自動的替來往部隊做飯，兒童，站在道口上，認真地檢查行人。[illegible]，不斷可以聽到抗日的歌聲。一切都充滿了新生的氣氛，比起過去敵人盤據的時候，正如很多老鄉說的：「當時，說活着還不如說死了，說死了，又還剩下半口氣。」也如當地童謠所說：「老百姓，沒得做，每天起來修汽路；老百姓，沒法子，趕着毛驢馱沙子。」那種暗黑慘苦的情景，是完全不同了，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人們都歡笑道：「一現在，頭緒了！」

海子解放後的善後工作，主要是以安定秩序，開展生產，為中心環節：現村裏各種抗日組織，都已初步建立，逃亡的農民，也已先後歸來，社會秩序，逐漸安定。在開始，參加過偽組織的人們，當初會表現某些不安與害怕，但經我宣傳解釋後，在寬大政策影響下，海子偽警察劉成仕也從靈壽城內，跑回來了，當他向區裏申明登記後，政府決定寬大他，並將區小隊最近在圍困海子中所繳獲的他的兩頭牛，也退還給他，叫他好好生產，改過抗日，劉成仕簡直是感激極了，到處訴說着八路軍大仁大義。現在，這一帶新解放區的人民，生產與戰鬥情緒，都頗為高漲。但由於過去我們工作基礎薄弱，因而目前尚有很多問題，未能被我及時發現與處理，加以敵人長期統治蹂躪的結果，更給人民留下極大困難，以海子為例：往年有六十多戶人家，現在只剩下三十三戶，有一百三十多條牲口，現在只剩下二十七條，耕地四千多畝，荒蕪了十五畝，往年村民生活頗寬裕，但現在一落千丈，當下揭不了鍋的，沒有一顆籽種的，在在皆是，同時，目前有些群衆，對邊區各種政策，還未大瞭解，因此，加強宣傳教育，救濟災貧，處理好偽，組織勞動力，借貸籽種，以及其他土地、租佃、債息、負担等很多實際問題的迅速解決，都需要我領導機關與幹部予以更大注意。（王釗、薛里、齊飛）

雲彪六區組織新辦法 實現窮戶生產計劃

雲彪訊：六區生產領導，自四月中旬開展貧苦戶生產計劃突擊週後，截止五月二十日止檢查，已形成僵局，在要求現在貧窮戶生產計劃不能充分實現，流於形式化。全區普遍發生，貧窮戶的計劃作了，但解決其困難，組織實現其生產計劃，後沒有趕上去，所以，有一些貧窮戶作了生產計劃：「困難越多了」，有一些村幹部反映：「貧戶計劃作了，但眼下沒有吃的怎麼辦呢？」此問題檢查出後，劉部長已在山陽地區幹部會議上提出此問題，要大家想辦法，現已採用的有兩個辦法：（一）是北山陽的，以變工中心組為單位，成立小型合作社，動員組員有勞力的入勞力，有糧食的入糧食，到秋後再結算賬目。（二）是東高昌合作社拿出了六萬元，供給貧苦戶組織其副業生產。這兩個辦法，前者適用於經濟流動小，比較閉塞的村莊，後者適用於經濟活動，村社擁有一定資金村莊。現仍在研究中。（鐵毅清）

建屏七區幹部 替群衆解決吃水困難

建屏訊：七區山地各村都是旱井，一去年缺雨沒有灌足水量，許多貧苦群衆旱井少，現在一點吃的水也沒有了。張莊村二五〇餘戶人家，現在已有一二七戶無水吃。他們整天在等水，有時因爭水會吵起來，影響生產極大。區幹部知道後就召集張莊村的有水戶開會，給他們解釋：「要互助友愛，有水大家吃，吃不完大家想辦法，不然會影響撲蝗工作。」大家都很痛快，就把井分配了一下，給群衆解決了吃水困難以後，過去無水吃不能去撲蝗的群衆，現在也積極的去參加撲蝗了。接着封莊村也根據不同情形，具體解決了群衆吃水困難，而且張莊、封莊、東莊各村計劃今年要造井，或造水池積水。因是雨水不足，山溝水也能流到水池去，再組織人向旱井裏担。明年人吃的水便不會困難。水池的水還能飲羊飲牲口，波園積糞。在張莊封莊的影響下，不等雨天後，黃岩、岸下各村的群衆都紛紛要求區幹部給他們想法解決吃水困難。現正分別解決中。（小孔）

退伍軍人 趙春太的鐵匠爐

平山訊：退伍軍人趙春太，寄居在洪子店，給人當了一年鐵匠，掙洋萬餘元，買地一畝。今春在區抗聯和商店直接幫助下，成立一個鐵匠爐。[illegible]個入，建立了勞資分紅制：主人出一切的成本、工具，分紅百分之五十五，把式分紅百分之三十五，從王李兩個子弟學徒初學分紅百分之十，在三年的學徒期間，按技術進步程度而增長紅利。他們定期作優抗工作，在優抗月中每把大小鋤均減價五十元，共賣出百餘件，由於成品優良，群衆信仰，僅在正月裏便賺三萬元。[illegible]三個人團結得像親兄弟一樣，互相幫助，[illegible]研究技術。根據三個月收支，估計全年可淨賺四十萬元，徒工除自己吃的以外，可分紅四萬多元。這樣，解決了每人家中的困難。（于文敏、磁野）

大營解放後 群衆生活急待解決

[illegible]訊：大營在敵人長期蹂躪摧殘下面，群衆生活降低到[illegible]的地步，許多老鄉吃着樹皮，[illegible]開過幾次會議，[illegible]生產，但是許多地方[illegible]。據自衛隊統計：大營全鎮[illegible]二十九戶，沿街乞食者之二十二人，現在老鄉們[illegible]無法維持生活者有[illegible]十二人，若不迅速解決群衆眼下生活，生產工作亦難開展。又敵人被迫撤走後，[illegible]都留在鎮裏[illegible]，許多[illegible]沒有一[illegible]。對此，政府[illegible]（洋波）

棗樹、山藥防旱辦法

一、栽棗樹：因棗樹正開花時，旱了棗子就落不住。可於樹底挖坑，然後用水桶担水澆，水滲在地中時，外面蓋些鬆土，以防太陽曬乾。

二、澆山藥：紅薯栽在旱地裏，過旱了也不生長，又怕曬死。因此作[illegible]斗形的漏子（如酒漏子），把漏子插在山藥根中用水灌，可抗旱幾十天。（童慶生）

冀中曾發明一種水耬，帶水播種。方法如下：在耬斗上端，裝置二個洋鐵桶（一邊一個），在桶底側面（靠把這面）鑽一圓孔。將舊自行車內帶剪開，一頭裝訂在圓孔處，一頭裝置耬腳出籽處上邊（用油布縫成水帶，用針縫，再以桐油或油泥塗住也可）。播種前將水貯滿二桶，走開了把木塞拔去，水隨籽種同下。另有一二人專門担水，不等流完即貯水桶內。這種水耬播種，適用於較大塊土地。小塊地可點水播種。（周鈞）

平漢沿線 敵捕商販發展特務

冀晉訊：據三專署報告稱：平漢線敵人大量逮捕小商販，寨庄郭村已有三十餘小商販被捕去，望都敵人給與特務佈置，每個特務發展一個小商販特務，值得警惕。（春台）

行唐敵寇井裏放毒

行唐訊：本月十五日拂曉，行唐城偽綏靖軍約四百餘，包圍我七區邊緣村，由於我堅壁清野之澈底，青壯年警覺性高，並對敵展開了聯防村落戰，使敵偽掠奪及抓捕陰謀破產，敵在臨走時即到處大量散發毒藥。敵走後有一水井水已成了暗淡色，井內養着的魚已被毒死，都漂出水面。另有敵做好的飯沒吃，給散上了毒，在數小時後飯都變成黑色。幸我群衆對敵此種卑鄙行為，事先即有警惕，故毫未受損失，亦望我各地注意。（楊大山）

杜魯門將訪舊金山 親向代表致閉幕詞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塔斯社舊金山二十七日電，消息報記者朱可夫報導，官方消息稱，美總統杜魯門將訪問舊金山，並將親身向代表們發表閉幕詞，此間認為這是極大鼓勵的徵兆。

報紙亦廣泛評論最近關於重要外交任務的消息，總統已派賀浦金斯赴莫斯科，派戴維斯到倫敦，沒有評論家以為總統選擇的特使們（他們承認民主强國之間的親密合作必不可少）可能變更羅斯福外交路綫。報紙一致指出杜魯門對政府的局部改組，純粹是考慮到內政或甚至不如說是行政人員的考慮，政府仍然不變更它的特徵。因此這種改組目前只能影響政府的次要職位，在外交政策方面不會產生後果。然而某些報紙感信，英國總選之結果公佈以後，杜魯門總統會再回到更熱烈改變其政府的問題上，有些人以為屆時國務院亦將進行改革。

在今天盛行着對舊金山會議前途樂觀的言論的背景上，注意力是轉到商業部長華萊士（前美副總統）所作的講演上面。他的演講涉及了美國使世界工業化的任務。華萊士於演講中對蘇美政治、經濟上緊密聯系的必要，予以極大注意。美國各報毫無例外的紛紛討論此問題，一致說，他們完全具有華萊士這種信念，美蘇之間並沒有進行任何衝突的根據。實際上兩大國家並沒有利益相互衝突的地區，同時兩國家的龐大力量，他們源源不竭的資源，使它們處於決定性力量的地位，他們的合作維繫着整個世界的福利。朱可夫寫道，我所接談的人，當談及美國人民對於蘇聯人民深厚的廣泛的同情時，許多人都着重指出華萊士是完全對的。他說：「我們兩個民族都年青且充滿力量，他們將……一起前進。」朱可夫着重指出，在我的通訊裏，我已指出私人的印象經常使人確信：在大部分美國人心中存在着對蘇聯熱忱感情，這些感情還保持着甚至增長了。雖然有時很不利的氣氛為放肆宣傳所囊化，此種宣傳是利用關於蘇聯的情報欠缺了解的空隙，知道這點是特別有價值的。我們必須補充說，美國商界人士以巨大興趣把蘇聯視為大顧客，這個顧客在相互有利的條件（尤其是信任條件）之下，可能在解決戰後經濟問題方面給美國以重大的援助。

美機六百轟炸大阪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關島訊，硫磺島基地超級空中堡壘四百五十架，由野馬式機一百五十架掩護，一日晝襲日本第二大都市大阪，投燃燒彈三千二百噸。大阪在本州島上，為日本人口密集三大城市之一，每方英里平均有居民四萬五千人。B二九式機本日轟炸的目標是大阪港灣區的澱川以南的區域。一日所攻擊的重要目標中，包括一製造合金屬板及飛機推進器的工廠，附近更有船廠、大電力塲兩處，機械工廠、紗廠及電力廠數處。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關島訊，沖繩日寇在美軍大舉進攻下，兩翼潰退，在該島南端修築陣地，繼續抵抗。沖繩日軍原有八萬餘人，被殲滅的已逾六萬一千五百十三人，被俘一千三百五十三人，所剩已不及一萬七八千人。

對敘、黎紛爭事件 戴高樂發表聲明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巴黎訊，戴高樂於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對近東問題發表聲明，表示法國準備以談判解決敘利亞與黎巴嫩問題，他抨擊英國在近東的活動說：「英方在敘黎的部隊為六十萬，而法軍則撤至西部沙漠，僅有五千人留在該處」。並指責最近邱吉爾照會為破壞近東各國的條約，英方應負近東危機的責任。戴氏復堅執其在阿拉伯的殖民地權益，說法國現在所尋求的是與英美所佔有的根據地相同的一些根據地。

蘇聯巨大恢復工作正在加緊進行中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綜合各方關於蘇聯恢復工作及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導如下：（一）第聶伯巨大水閘（此水閘於一九四一年紅軍退卻時，曾為紅軍所毀），預料不到一年內就可發出電流。（二）頓巴斯煤礦盆地（佔蘇聯煤產百分之六十），在二十個月內已抽出五十五萬萬立方呎的水，修復三百五十哩地道（地道長一千八百哩），裝備起二百四十座起重機，約六千萬立方呎的居住區。（三）從高加索、格魯斯尼、斯大林格勒到蘇聯西部邊界領土上的一切電力站，正在重建中。自蘇聯各共和國各洲解放以來，已有四十餘座電力站開工，他們的容量較蘇聯革命前整個俄羅斯的容量還大，蘇維夫卡有五座五萬基羅瓦特的旋轉發動機已行開工，它可供給頓巴斯煤礦工業的需要。（四）蘇聯的鋼鐵首都——瑪格尼托戈爾斯克，今年將增加鋼鐵與捲鐵的產量致四十萬噸，在戰爭的四十七個月內，這兒已建築起一座歐洲最大的鼓風爐，五座做口爐，三座焦煤爐及磁鐵機等，一九四四年僅鋼鐵一項即增加了四十七萬二千噸。（五）在輕工業方面，現在也有一部份恢復了，很多這類工廠正增加出產鞋、襪、衣服、編織物、皮革等，以供人民日用之需，並輔與羅夫的帽子工廠，已大量製造男女及兒童的帽子。

（上接第一版）

這種情形激動了盟國人民及社會輿論，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的壓力下，英美盟軍的統帥艾森豪威爾於上月廿四日譴責對德國俘虜的友好待遇，其政治顧問亦於十六日宣佈美國不承認鄧尼茲政府，二十二日盟軍總部終於公佈鄧尼茲政府與德軍最高統帥部一切人員均已作為俘虜而加以逮捕。據最近消息，德境盟國中央管制委員會將於數日內成立，這樣處理德國問題經數週來的曲折迂迴，現在已走上初步解決之途了。自然德國法西斯的殘餘勢力還會繼續掙扎，英美國內的反動勢力還會盡力袒護它，因此徹底肅清德國法西斯還需要歐洲人民更大的努力。

聯合國舊金山會議

近三週中，舊金山會議主要的爭論問題是區域制度、委託制以及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序這三個問題。

關於區域制度問題，頓巴敦橡樹林建議案中僅有概括的原則規定，即安全理事會對於那些以區域組織為宜的事件得授權區域組織予以解決。自那時以來，區域組織相繼成立，以美國為首的泛美會議於今年三月初通過之查爾浦巴克案，規定泛美各國使用武力共同防衛。英國在其中有決定影響的阿拉伯聯盟亦於三月底成立，英國會策動成立西歐集團，澳洲也號召成立西南太平洋區域集團，菲律賓更主張建立太平洋各國聯合組織。凡此等等，預示將來除聯合國國際和平機構之外，世界各地還有區域性的集團，如果這些區域集團和國際和平機構之間無確定而適當的關係，則世界將分為各自為政甚至相互對立的集團。這將成為世界和平的障礙。因此，蘇聯堅持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主張各區域組織應服從安全理事會的指導；與此相反，拉丁美洲各國則要求西半球的問題不受國際和平機構制裁，美國亦支持這一要求，英國對此既未贊同，亦未表示反對。這個問題的爭論相持達十天之久，最後幾經折衝，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才接受了蘇聯的修正案，即規定如果會員國被武裝進攻而安全理事會又未採取措施，則會員國有個體的或集體的自衛之權利。但運用這一權利所採取的種種措施，絕不能影響或妨礙安全理事會有在任何時候採取為維持國際和平所必需的行動權力與責任。

關於委託制問題，這是在克里米亞會議中提出的，當時指委託的地方有三種：第一種是戰前國際聯盟下的委任統治地；第二種是這次戰爭中聯合國取自敵人的土地；第三種是可能置於委託制下的聯合國家的殖民地。但是關於委託制的內容，三強當時則未商得一個共同的方案。在舊金山會議中，英國和美國開始時爭執特別劇烈，美方認為委託地區應分戰略的與非戰略的兩類，屬於戰略一類的，如美國奪自日本的太平洋上各島，應由一國向安全理事會負責，理由是事關軍事秘密，不便一個任何的國家共同參與；另一類屬於非戰略的，則由一個國家或一個以上的國家共同負責，這些受委託的國家在委託地區，在經濟上無特殊權利。英國堅決反對美國這種分類法，認為所有委託地區均有權設防，受委託國應有特殊權利，不受國際機構監督。英美意見的基本分歧是：美國主張委託地區（戰略區除外）應門戶開放，英國則認為受委託國應有特別權利；美國商界特別關心各委託區的市場，而英國則深恐失掉其在委託區的獨佔權利。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的立場是很明確的，莫洛托夫曾說：「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非獨立國家能儘快地走到國家獨立的道路上。」就是在這個民族獨立問題上，英國和美國都表示反對，英美認為應該是走向「自治」而不是「獨立」。據最近電訊，五強已同意使委託地區「向自治或獨立的道路發展」。至於其他協議如何現在還不清楚。

最後，關於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序問題，這個問題克里米亞會議會有協議，規定五強（即五位常任理事）除對程序事項如會議的議事日程等組織手續問題及某些建議性的問題無否決權外，對其他一切事項均有否決權（即只要五強之一反對，議案即不能通過）。對於這個決定的異議，在舊金山會議初期本未發生，直至最近若干中小國家提出異議，反對五強有否決權。本來這個問題是和平機構的最基本的原則，即維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責任由五強肩負，五強對國際重大事件採取共同的政策與一致的行動，如果破壞這個原則，世界就無辦法維持和平。因此，舊金山會議中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實有最嚴重的意義。蘇聯竭力為這個決定的實現而努力，然而據蘇聯消息報駐舊金山特派記者朱可夫報導：「美國代表團，特別是英國代表團，對於這個決定性的問題，還沒有盡一分力量去驅除一切不好的保留和誤會。」因而，這個問題現在尚懸而未決。

舊金山會議現已進入其最後階段，其結束已不在遠了。聯合國的廣大人民都希望會議在這最後階段中，能本着過去協商的精神解決尚存的一切爭論，訂立聯合國憲章，建立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的國際組織。（新華社延安四日電）

黎巴嫩各業普遍罷工 聲援敘利亞抗法鬥爭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貝魯特訊，黎巴嫩職工會宣佈，自五月卅一日起，各業普遍罷工五日，以聲援敘利亞反對法軍砲轟[illegible]城市。此項指令貝魯特已首先施行，所有商店均關閉。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據路透社訊，敘利亞已「停止開火」，法軍於二日完全退出軍營，英軍現警衛法國一切機關。

在民主政府幫助下 慶陽紳商興辦工業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隴東訊，慶陽紳商看到在邊區政府幫助之下經營工業的優厚利潤，已部份轉向工業，興辦紡織廠。慶陽「八大家」之一的地主劉憲庭等五人與三個機關合資創辦的慶興紡織廠已開工，該廠現有資金一千三百萬元，廠內組織，在經理以下設工務、會計、保管三組，工具除現有七架織布機及兩架軋花機外，最近又添製紡織機數架，所需綫子主要靠廠外的紡戶供給，現已有四十多戶紡婦組織在該廠周圍，將來可能擴大到一百多戶。劉憲庭經理談及他們從依靠收租到要經營工業的原因時，列舉在邊區興辦紡織事業政府所給予的幫助，如銀行可以減息貸款，織成的布不繳納稅等，使經營工業較收地租有利。他說，一頃地租出去，一年可收到五石租子，如以夏秋各半計算，照現在糧價，總數可達三十餘萬元；如果把土地賣了，投資紡織，每頃地以二百萬元作本計算，一年的純利最低也在一倍以上。又訊，由紗布商人梁鴻桂創辦的民生紡織廠，也於最近開工。

淮北新四軍 攻克睢寧據點三處

新華社淮北四日電：軍區作戰公報，我為擴張戰果，仍向睢寧境內敵偽積極發動進攻。五月十四日晚，我三分區部隊，分路向睢寧東南約二十里之王莊集、陳樓、陳垣據點攻擊，戰至十五日下午五時，結果守敵全部被我殲滅，俘偽大隊長張洪恩以下五百二十餘人，繳獲輕機槍十六挺，步槍四百二十二支，騾馬六十四，銀幣八百元，法幣十一萬元，偽幣二十五萬元，軍糧十二石，其他軍用品甚多。以上諸據點均被我攻克。

國民黨當局所謂『民主』運動的眞相

出版之命運——從被扣到封店

就近兩月大後方的報紙、雜誌上看來，檢查機關的「犧牲」，可說是已經接近頂點了，以新華日報爲例，差不多每天都有大批稿件遭受無理的扣留和刪削，編輯部爲使作者、讀者明瞭眞相起見，經常登一些說明被扣的啓事，僅就三月三十日、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三十日三天啓事中即有被扣稿件：昆明文化界關於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蘇聯自由港報導、中國民主同盟雲南支部對時局宣言等十五件，這些稿件差不多都是文化界一致要求及其他方面對於當前許多急待解決的民主與團結問題所發的呼籲與意見。

對其他民主份子的報紙、雜誌，檢查機關也是加以扣留和檢查，例如中國農民雜誌最近發表的稿件中，有三分之二被檢查機關扣去，五卷第一期爲農村民主專號，原稿有三分之二被扣，所以不能按期出版。在那些被扣的稿件中，有一篇是吳藻溪教授所著的「蘇聯農村改造理論的發展」，其中並沒有一字涉及中國，還在官方高唱「改善中蘇邦交」的今天，是特別耐人尋味的。此外如昆明出版的「民主周刊」（爲西南聯大一部份教授所主辦）屢被扣，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中，兩頁幾乎完全開了天窗，這種日益加緊的對言論的壓迫，引起各方不滿和憤慨，甚至立法院長孫科先生四月三日在重慶青年會公開講演中，也憤慨的說：「……現在號稱民國，爲什麼國是人民不能講，不能發表意見？」「檢查老爺使我們變成法西斯政府了。」

當政者並積極推行其力爭「異己」報刊的行爲了，最近又將重慶成都「華西晚報」被特務搗毀的事件之後，他們又將四川「新蜀報」強行霸佔。按「新蜀報」爲鮮英、金滿成等四川人士所創辦，已有廿餘年的歷史，國民黨反動派嫉忌已久，在去年該報董事會一度開會時，並在中央對該報發表了所謂新蜀報「董事會」的聲明，當局對鮮英等滿加威脅。這次實行武力劫奪的情形，在沈鈞儒、沙千里等四大律師代該報社長鮮英先生發的「緊要啓事」中，可看出一個大概，啓事中說：「……近因[illegible]內部，將經理張殿[illegible]，原爲社長應有職權，亦爲處理報務所不得已之處置，不料張殿抗不移交，且於本月十八日率領[illegible]，妄稱報社負責人，[illegible]，竟[illegible]所在之地，[illegible]……」黨當局、官署、警察則置若未聞，只看這一點就可以斷定張殿等暴徒們的背後有誰撐腰了。

國民黨對法西斯式的壓迫手段，對於書籍當然也不放鬆，[illegible]趙超構先生的「延安一月」，在新民報[illegible]時已經[illegible]，出書時又經檢查一次，不料因爲銷路太好，最近又要重行送檢，始准發行，這還不算，最近又給書店、印刷店一套登記審查、檢查的新規定，其要點爲：[illegible]原有的圖書登記手續外，並須申請當地主管官署同意[illegible]核合格發給許可執照才能營業；第二、內部組織及營業範圍如有變更，應呈請主管機關核准，[illegible]；第三、[illegible]的稿件不准[illegible]，也得是報[illegible]、店員[illegible]承印；第四、除查帮會等[illegible]外，店內不得爲集會結社之所在，這細於牛毛的法令中，每項後面都規定了一定的罰則，使得書店、印刷店毫無自主、自動的餘地，這雖然還沒有達到其「一個書店」的目的，但也已相差不遠了。

教授之命運——「失蹤」與毆辱

今年也可以說是文化界多災多難年，從一月份起不斷有文化界的知名之士橫遭非法逮捕，僅就戰時政治中心的四川來說，一月十日有文藝作家路翎[illegible]和[illegible]被鄠都縣稽查處綁架而去，隨後音樂家[illegible]也受到綁架。一月二十三日成都友誼書店經理楊彬然（文藝作家），被三個自稱爲買「延安一月」的特務架上汽車而走。一月五日又有自稱「新運報」社長胡英[illegible]及該報經理、編輯等被[illegible]捉去，報紙也被迫停刊，這些雖然「非法」，但還算「公開」。到了三月五日，又在重慶發生了一個教授「失蹤」的事件，失蹤者是浙江大學教授費鞏先生，據「雲南日報」報導：「費氏原執教浙大政治學系，本年度乘休假之便來渝，研究中樞各機關現行人事制度，本學期復應復旦大學之邀，前往講學，遂於本月五日清晨四時偕同浙大學生邵君同去千廝門碼頭，搭輪去北碚，抵碼頭時，因天色尚早，輪船檣門猶未開啓，同行邵君遂轉往鄰船搬取行李，費氏即候於門外，二十分鐘後，邵君返抵該船時，檣門已開，搭客紛紛登船，邵君意費氏或已登船，乃上船尋覓，竟遍尋無着，乃更上岸尋訪，亦毫無蹤跡，費氏遂以失蹤聞。（按費鞏教授是江蘇吳縣人，畢業於復旦大學，後即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專攻政治學與經濟學，在浙大担任教授已有十多年。費氏爲一純粹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者，極推崇英國的議會政治，著有「比較憲法」等書。）據「大學新聞」（中央大學新聞系編）二月二十五日載稱：「費教授在臨去重慶時，曾在浙大作公開講演，講題爲「政黨與民主」，講後並允許學生自由發問，費氏一一作答。在費教授失蹤後，復旦、浙大兩校師生及各界人士，都非常焦慮，紛紛四出打聽，託人營救，三月七日復旦政治系同學特舉行「尋人」座談會，北碚學生界及民主同盟並爲此事發出對各界宣言，浙大學生自治會也打電報給重慶浙大校友會和復旦大學自治會，請設法營救，但重慶當局對此諱莫如深，有關消息文電，一概不許發表。可是這樣一來，「[illegible]銀三十兩」，失蹤的原因就非常清楚了，因此某文「[illegible]報」就不客氣的揭露道：「費教授是因政治原因被[illegible]起來了。」近來重慶又盛傳費教授已經被害，並誣[illegible]犯正企圖嫁禍於人，製造一幕和「德國國會縱火案」相類似的把戲，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當這一幕醜劇還沒有收場的時候，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央大學又扮演了一齣全武行，有理學院的「特殊學生」，在某方「授意」之下，對法學院教授吳恩裕先生痛加毆辱，吳氏肋骨折斷了兩根，全家器具統統被搗毀，吳氏本人則受重傷，送往醫院醫治。事情發生後，中大同學、教授都非常憤慨，羣起要求嚴懲動手行兇的暴徒及其指使人，可是還不見當局有所表示。

學校之命運——變相的文化集中營

中央大學新聞系出版的「大學新聞」四月十五日的社評中寫道：「目前大部分同學都呼吸窒悶的空氣……他們關心自己，更關心國家，可是這種熱誠卻無從表現，同學之間的隔膜很深，無從打破，而愛國也成爲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推究其基本原因，是校內外都缺乏一種民主作風」。該社評中實揭露國民黨統治學生思想、限制學生活動的黑幕，它說：「有些大學和全部中學，尤其是女子學校，都有訓導人員專責檢查信件，有個學校專學生的信不經校長允許就不敢私自拆看……純潔的青年男女因此不敢說自己想說的話」；又說：「壁報審查制度是普遍存在着的，不受影響的只是那些根本沒有壁報的學校，有的壁報要拿給治安機關審查，而且還只憑審查者個人的喜惡」。「許多輔導對社團活動的限制非常嚴，開會前要登記，開會時還要請校方派人「指導」……許多同學因爲不遵守那「不成文」的校規，作了默默的犧牲（指被開除），有的爲了藉以生存的幾碗飯，也就自然而然的安分守己了。教授也比同學好不了多少，講學內容被認爲有問題的時候，就要換官腔，進一步就請你捲鋪蓋。」接着該社評又憤慨[illegible]了上述的「有形的拘束」以外，最堪痛恨的是一種[illegible]滲入學府，把清淨的聖地帶得陰森的充滿鬼氣。[illegible]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便成了警句。人們失去互信，孤立起來，久而久之，還自信心也喪失了……越想越無出路，結果只有發瘋。這種無形的力量，同學們稱爲「業餘學生」。因爲他們的主要業務不是「學」而是「調查統計」、「打人捉人」。這批「業餘學生」（當然也有「業餘職員」和「業餘教授」等等）在學校中的地位是特殊的，招搖撞騙、貪污腐化、毆辱師長、欺凌同學，一切傷天害理的罪行，在他們都是肆無忌憚的。某些學校當局對這批人是縱容鼓勵，引爲心腹。譬如在川大當局，正計劃把這批「自己人」安插到各個宿舍裏去監視其他同學。最近有一個「業餘事務員」（名劉和甫）無理的撕毀了圖書館前的壁報，隨後又持槍到學生宿舍滋事。同學們都忍無可忍，聯名請求校方給該員以處罰（與上引同期「大學新聞」），但誰都了解這請求是無用的，因爲在上學期就有這樣的例子。三青團川大分團部負責人段某，從勞軍捐款中貪污了十多萬元，同學們發覺後請校方加以懲辦，校方曾表示允許「默退」（即學期末開除），但這學期開學後，段某竟依然逍遙於學校中。

現在當局對校內的「訓導」管理、特務控制，仍感不足以維持「治安」，於是便公然的調遣武裝警察去「陪伴」。譬如在川大最近已由全副武裝的正規警察代替了原有的校警。西南聯大由於學生、教授們的奮鬥不已，展開了澎湃的民主運動，使校內的特務活動不得不稍爲收斂。當局爲了補救此「不足」，於是便用暗殺的恐怖來威脅學生和教授們。據新華日報四月十日所載的昆明通信中說：「大西門外常有來歷不明的「飛彈」來襲，街上行人已有幾人受傷。聯大同學有靜坐室內，竟也爲流彈所傷的」。

此外，還有一種殺人不見血的辦法，就是通過貸金來控制。在三月十六日新華日報載微徂先生的一篇論文中說：「許多大學的公費貸金多由訓導處管理負責，訓導人員往往以貸金爲挾脅學生、利用學生的手段。肯聽指揮的一律給予貸金，不管貧富，所以有許多富貴子弟可以貸金，上館子、吃大菜。所謂思想「不純正」的窮苦同學，卻時常有請不准貸金待遇之苦，總算請准了，也得小心翼翼，惟命是從。如果訓導處覺得稍不滿意，扣除貸金，取消貸金有如家常便飯。」按公費貸金原係爲維持戰區青年及貧苦學生的生活而設的，在西南聯大，領取貸金的學生佔五分之四，其他各校也佔很大的比重。所以這「武器」對學生的威脅比什麼都厲害。

（新華社延安五月二十八日電）

美十五分鐘的殲滅戰

楊力耕

從滿城路上來往的敵人，始終是提心吊胆的，馬廠和滿城的敵人五接五送，不敢通過村，東繞西插，非常詭秘，特別是注意南北奇，並揚言在那裏修建碉堡。因爲它曾在這一帶遭受一次殲滅。

五月五日拂曉前，我們部隊埋伏在王謝莊（南奇東邊三里），人不知鬼不覺。

一大早滿城僞副聯隊長陶澤生帶着九十多人出了城，從汽路以北進到了南北奇，看了看那裏沒有事，把六十多個人就返到汽路北側，在北莊一敵泉放上了警戒，剩下的三十多個人，隨着僞副聯隊長到保定去取聯絡。

狡滑的敵人到了王謝莊，照例的不進村，向村北繞過去，我們三隊首先發現了敵人，從正面向敵人開了機槍，支隊長親自吹起了衝鋒號，一隊從東邊、二隊從西邊都跑步追上來，一開始敵人佔了坟地和墳丘，用兩挺機槍向我們猛烈的射擊，一二隊的機槍從側面繞過去截擊敵人，槍榴彈也都打到了墳丘裏，敵人開始動搖了，我們三面一齊上，於是展開了追擊戰，殺聲四起，敵人只是狼狽的逃竄，兩挺機槍都拉在後面。一隊王樹喜同志帶半個班躡蹤的迂迴過去，撿住了敵人，他一連繳了兩挺機槍。特等射手翟玉保同志去搶手槍，敵人打了他一槍，他一扭身，子彈打在油盒上，他說「沒有關係」，一縱上去就奪過了捷克槍。指導員房慶雲同志一見繳了機槍，就向後面的喊「前頭已繳到槍了，後面的快加油吧」，後面的一湧都上來了。二隊的石方同志見大家繳了槍就紅了眼，一個人就追着三個敵人，繳到一枝步槍、一枝盒子，副連長發現了前面跑的是僞副聯隊長，大聲喊着：「前面跑的是僞副聯隊長，大家快去捉活的」。二排長王文選同志拿着兩個手榴彈追在最前頭，僞副聯隊長見勢不好，把馬也扔了，兩個護兵扶着他跑，二排長趕上去都把他們捉住了，從共交了五枝步槍，三枝手槍，爭取了戰鬥中的模範。三歲十八歲的小青年張樹林同志，單人獨槍把一個僞軍追了十里多，打傷了敵人，得了一枝步槍，[illegible]部隊正在宿營地集合時，才看見他背着[illegible]個俘虜，背着兩條步槍回來了。

敵人向西北逃竄的目的，是想找他的警戒部隊來接應，但是警戒部隊聽到了槍響，飛快的跑回城裏去了。

不到十五分鐘，結束了戰鬥，除逃跑三個僞兵外，其餘都消滅了。計繳獲輕機槍兩挺，捷克槍五枝，手槍一枝，步槍十八枝，照像機望遠鏡各一，戰刀兩把，子彈一千餘，斃僞軍十餘名，生俘僞副聯隊長陶澤生以下二十四名，打死僞五